

牛背苦讀 牧童老師傳奇

2014-05-13 黃萱如 報導

8+1



一踏入屋內，便看見一位發出陣陣宏亮爽朗笑聲的老人，他就是黃谷田。桌上放置的一本紅色族譜，是他嘔心瀝血之作，也是聯結起花東地區和美濃客家家族的關鍵。七十一歲的黃谷田記憶力驚人，講述起自己的生平清晰有理，彷彿昨天剛發生的事情一樣。

他談及自己小時農家裡務農，家境清寒，自有記憶以來就從事生產以幫助家計，但他在農忙或放牧之餘仍不放棄學習，一有空便偷跑到學校旁聽，後來終於說服父親讓他在十五歲時成為東竹國小一年級生。等到他高中畢業時已二十八歲，之後他因家境貧困只好繼續工作賺錢養家，私底下卻還是勤學苦讀，終於在三十三歲時於師專特教科畢業，成為老師。

「雖然辛苦，但一切都有了代價。」說起過往，黃谷田掩不住欣慰神色。因當時民風不開放，他和結婚四十年的太太是透過說媒認識，「我其實很自卑，由於我在三十三歲之前還沒拿到教師資格，在社會上還沒甚麼地位，只要有女孩子肯嫁給我就好了。」如同他傳奇的求學過程，黃谷田和他的妻子李冬蘭的婚姻也是令人嘖嘖稱奇，婚前完全陌生的兩人，在四十餘年的婚姻生活中相敬如賓，沒吵過半次架。「她肯嫁給我，我愛她都來不及了。」以甜蜜的口吻略帶激動地說。



黃谷田(中間捧花者)兼顧事業之外，對於家庭也是照顧有加，是兒女眼中的好父親。(相片提供/黃谷田)

靠一本族譜找到失散遠親

當年一位婦人柯淑慧和黃谷田一起工作有五、六年之久，黃谷田由柯淑慧口中得知她是美濃黃姓客家家族的長媳婦，因為同是黃姓，於是特別照顧她。後來因為花東地區的黃姓宗親會邀請黃谷田編寫族譜，古道熱腸的柯淑慧於是出借家族裡的舊族譜提供參考，這一借不得了，竟然發現兩個家族之間有不可思議的血緣關係，黃谷田解釋，「從渡台來的後世第一〇六代有三個親兄弟，你們家是大方（長兄）的後代，我們花東這裡則是小房（最小的兄弟）的後代。」這兩支分別散落於花東交界和美濃，而一本小小族譜發揮了大大功效，不僅追本溯源使得兩條原本不相交的平行線交會，更讓兩家旅認識失散多年的遠親，情感變得更加地融洽，而目前黃姓家族更是每家皆持有一本族譜，黃谷田的推廣功不可沒。

談起編寫族譜，黃谷田興奮地比手畫腳，以他渾厚沉穩的聲音堅定地述說：「為了知道自己是誰，來自何處，為了求得心安，並且覺得充實，就必須說明每一姓氏發祥的過程，這也是每個後代慎終追遠的根據，所以我接下編寫族譜的大任。」黃姓宗親會發起大規模修整重編族譜的行動，二本族譜包含各地區家族的資料，並非一人微薄之力可達成，「在桃園中壢有一個親戚是負責蒐集書面資料上可以聯繫到的家族，還有很多人分頭進行同樣的事，有些人是和一些散居國外的人取得聯絡，用e-mail或長途電話一一確認。」黃谷田說這絕對不是一項容易的事情，簡直是一個浩大的工程。黃谷田又說：「有些人移民到美國或其他距離更遙遠的地方，就此音訊斷絕，只能追溯到還留在台灣跟他們有血緣關係的人而已。」聯繫不易造成編寫族譜上一個很大的阻礙，所以目前現階段的族譜並不能稱上是最完整的成品，這是黃谷田覺得美中不足的最大遺憾。

通曉電腦知識築膺編纂大任

至於擁有電腦專才的黃谷田，則是專司處理族譜的版面編排和校正，「其實說起來也真是巧合



，剛好那時候中壢的親戚有事來拜訪我，談起他正在為了找不到適合人選編族譜而傷腦筋，就拜託我幫忙，我想奇怪，那裡不是有很多退休的老師嗎？為什麼會是我呢？原來他們面臨了電腦打不出古字的問題，正一籌莫展呢！」這個困難對曾經身為電腦老師、且通曉各式各樣電腦知識的黃谷田來說簡直是小兒科，他欣然接受邀約，用簡易的word檔案中的小功能配合造字軟體輕鬆解決。「在蒐集回來的資料中就有三十幾個字需要利用造字功能新創字體，因為以前的時代電腦不普及，加上知識水準偏低，在報戶口時多半是隨手寫寫，有時字跡模糊難以辨識，所以現在電腦中找不到那些字。」

黃谷田口沫橫飛地講著，回憶著編寫族譜的過往，黃谷田驕傲地說著他最難忘客家人性情剛毅，還有不屈不撓的精神特質，當異族入侵，為了保持民族自尊和生活自由，不甘心受制於異族，寧願離鄉背井，拋棄祖宗和家墓，舉族遷移、跋山涉水，度過艱辛歲月，憑著堅忍耐勞的特性闢地墾荒，養成進取勤勞的習性。雖為適應環境而學習當地方言，但客家子弟始終保留祖宗遺留的原語，儘管彼此分居各地，互相見面時仍然以原先的語言相遇，毫無隔閡。「只有一些少數在海外發展的客人，與當地居民通婚，數代之後祖宗語言消失，所以新一代失傳客語，再傳一代就忘記自己的客籍，幸好依靠尚存的族譜記載，保持客籍來源以維護優良傳統。」黃谷田再次強調族譜的重要性以及存在的必要。

說起老祖宗話匣子停不了

黃谷田對於所背負的重責大任非常看重，他本身就是血統純正的客家人，客家這個名詞對他的意義代表毅力和堅忍不拔，是小人物的典範，「對我而言，客家，意思就是流落他方的人寄住在某個地區，客家人處處謀生，在外地落腳就像遠方來的客人一樣。」腳踏實地走過崎嶇不平的人生，歷經漫長的歲月，黃谷田於客家有他的一番獨特見解。他曾經比較過客家人因為地區差異而造成的語言不同，「很好玩，像我們這一邊的客家人是廣東梅縣來的，和我之前到過的福建裡面的客家人口音就有明顯的不同。我個人認為是入鄉隨俗，我們的祖先遠渡重洋，跨過黑水溝來台灣，相隔著遙遠距離，久而久之就和大陸地區的客家人有了口音上的改變。而說到我們老祖宗...」一提起客家人的起源的話夾子就停不了，開始漫談家族過去歷史的種種。



涼亭裡的圖畫是黃谷田牛背苦讀最好的寫照。(相片提供/黃谷田)

客家人的堅毅不屈和擇善固執之精神在黃谷田身上顯現，橫越過困難的重重關卡，此時她終於得以享受兒孫滿堂及含飴弄孫之樂，對他來說，族譜的意義是慎終追遠，非但能使後世明白自己的來龍去脈，也可以一窺祖先們開墾拓荒時的艱辛。黃谷田稱他也教育自己的三個兒子必須守護族譜，和接下來的世世代代繼承先祖的遺志，將家族的始源傳以永恆。

培養原住民學童 無私奉獻

除了對宗族的貢獻不遺餘力之外，黃谷田對於教育的聖職是充滿熱誠。他表示自從花蓮師專特教科畢業後，就自願選填到最偏遠，交通也非常不便的卓溪鄉古風國民小學任教，「我自己就因為經濟困窘而喪失學習機會，我能體會小朋友們渴望學習卻不能一償夙願的心情。」地處邊陲又

是窮鄉僻壤的原住民部落，因為生產不足致使經濟蕭條，導致教育資源相對匱乏，加上生活條件十分低落，處於這種弱勢條件之下，學生需要更多的關懷與教誨，黃谷田在這一方面可說是費盡了心思。黃谷田自始至終均在古風國小任教，時間長達三十三年之久，對山地原住民孩童教育貢獻卓越，並於七十四年榮獲花蓮縣特殊優良教師的表揚。

語言文化的差異並沒有產生巨大的隔閡，相反地，原住民天真爛漫毫無心機的個性，令黃谷田喜歡上這裡的好山好水和純樸的生活環境，他關懷自己的客家身份，更把這份愛無所保留地灌溉在原住民族群身上。他和學童從一開始的雞同鴨講到後來在教學時也能琅琅上口，講好幾句布農族語，可見他無私事獻地張開雙臂愛著他週遭的人。

▲TOP

關於新客家人群像 聯絡我們
© 2007-2015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